

对话

教育导报

联合出品

对话·最美教师

“到目前为止，病痛没有影响到我大脑的运转，也并不影响我教书，和学生交流，我感到快乐、充实。”

“进入人工智能时代，当知识获取无比便捷，教师的意义是什么？让学生有血有肉、敢爱敢恨，有温度、有情感，显得尤为重要。我想，教师不会被取代，更不能被取代。”



在灯光下备课的詹光伟。徐加摄

## “渐冻”教师詹光伟

# 教育要塑造人的精气神

■ 本报记者 鲁磊

### 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语文老师”

2014年，“冰桶挑战”在网络上爆火，让“渐冻症”（肌萎缩侧索硬化症）这一罕见疾病走进大众视野。彼时，有“渐冻”症状的詹光伟受到了各方关注，媒体采访纷至沓来，不少报道将他归为“渐冻症”患者。

詹光伟不断解释自己和“渐冻症”的区别，虽然症状一样，但病程更长。普通人听来仅是两个医学名词上的区分，但对于正经受疾病折磨的詹光伟来说，却是难以言说的苦楚。

他这样描写自己的感受：“哪怕在酷暑，身体也极寒冷，双脚肿得像馒头……半夜醒来，特别想翻一个身，然而无论怎样使劲，总是翻不过来。然后，就这样大睁着眼，等待天亮。”

“抽中”了这样的人生，应该怎样度过？詹光伟苦苦寻觅答案。他读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”；他读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“在怒吼的大海上，在闪电中间，高傲地飞翔。”他说，31年间，是语文支撑着他，而他也把病痛以外的生命，全部投入到语文课堂里。

詹光伟确实把自己活成了“海燕”。教研活动、技能比赛，他一次也不落下。学校试图减轻他的教学负担，他坚持按正常要求带两个班的课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语文教师，“不愿因疾病被特别关注。”

在泸州七中的校园里，除了必备的无障碍设施，各教学场地间也有坡道相连，詹光伟的轮椅可以通过这些“爱心坡道”去校园的任何角落。他感念学校多年来的“托举”：“一个好的学校，能接纳、包容像我一样‘不健全’的老师，以及那些或许‘不太乖’的学生。”

### 传递温度与情感的课堂

1994年，詹光伟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，进入泸州七中任教。他至今还记得，老校长亲自接他到学校，拖着行李把他送到宿舍，带给他一种强烈的、被尊重的感觉，别样的情感也一点一滴在心中累积。

他把丰富而饱满的情感都倾注在课堂上。“学习语文，要通过语言和文字符号，倾听别人的心声，去理解别人，同时也要表达自己，让自己被听见。语文是有温度的、有精神的、有情感的。”而詹光伟发现的情况往往是，每个字拿给学生都认得，但组合起来的段落、文章，他们却不懂得。

今年，泸州七中语文教师詹光伟52岁了。前些年他说“课堂上能站着就不靠着，能靠着就不坐着”，现在他的双腿再难支撑身体，从家到学校、再到课堂，全程需要坐轮椅。气温超过30℃的天气里，他仍穿着毛衣和厚外套。

当他“坐”上讲台，立马切换到极其投入和专注的状态。他讲课声音很大，讲到关键词句，分贝继续提高，能把窗户上的玻璃震得嗡嗡响，学生“助教”随即“款款”地把重点写在黑板上。很难想象，那样具有穿透力的声音，是从一个虚弱的身体里发出的。

课后，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。偶尔有学生路过打招呼，他只能用微笑回应，对此时的他来说，一个简单的微笑动作也很艰难。詹光伟所患的疾病叫“进行性肌肉萎缩症”，从青年时开始，他的身体被时间施下了“魔咒”。

“一条田坎三截烂，不知是头截烂，还是尾截烂。”今年是詹光伟从教的第31个年头，他拖着逐渐被“封冻”的身体，用“上好每一堂课”的行动，反复述说着：人生境遇无法预料，只要活着，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。



语文课堂上的詹光伟。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为什么会这样？“现在流行的是‘功利’，我学了个字、这个词，能得多少分，何必在意背后‘无用’的温度与情感。”这些年，詹光伟的语文课堂努力逃离“做题教学”“考试教学”，把学生脑子里的“模板”剔去，让他们真正喜欢上语文。

比如，讲《石壕吏》，他引入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就是春闺梦里人”，结合创作的历史背景来“以诗证史”，让学生和千年前的诗人共情共鸣。讲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”，他说自己曾经也有亲密的恋人，因为身体出了问题，不愿意拖累对

方，主动提出了分手，告诉学生：“人生总难十全，要正确面对残缺与遗憾。”再比如，讲到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！”，他会观照现实，这话潜在的意思是，谁都能变成“王侯将相”。“其实（农民）和（王侯）两种人生，各有各的精彩。”

一个老师在课堂上用了多少情，使了多大劲儿，师生、家长心中有杆秤。学生评价詹光伟：像一块蓄电池，把所有的能量都放在课堂，下课后又重新充电。在科任教师搭班双选中，同事们都争着他搭班。有的学生家长亲手给他织毛衣，有的十余年来每年除夕都为他送一碗饺子……

### 书写一个大写的“人”

课余时间，詹光伟的唯一爱好就是读书。位于长江之滨的泸州，气候格外潮湿，有学生帮他晒书，不晒不知道，一晒，嗨！铺满两个羽毛球场。

他总说：“老师喜欢读书，学生才会跟着喜欢。”31年里，从詹光伟的语文课堂上走出1000多名学生，他们当中不少人也选择了教师职业，把曾经的感动又传递给自己的学生。

近几年，詹光伟感觉教学愈发吃力。一方面，一些功利化的学习理念，把名著名篇拆解为得分要点，语文变得淡薄、苍白。另一方面，越来越多学生困于电子产品和大数据算法当中，逐渐丢失深度阅读、深度感知的能力，迷失在信息编织的“茧房”中。

“记得初一语文第一课是朱自清的《春》，不论我怎么范读，或是学生自己朗读，总是很难调动他们对于春的感受。学生抬起头时，两眼茫然。”詹光伟意识到，今天面对的学生与30年前、20年前大不相同，他带着学生每天坚持阅读，重拾对语言文字的敏感，“读了两个学期，学生慢慢找到感觉、进入状态。”

在詹光伟看来，这种“感觉”对于学生尤为难得。“也许，所有大数据形成的东西都能被复制、代替，那些无法被定义的，就像人对于爱的感受、回应与表达，恰恰是最宝贵的。”

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？这是詹光伟最近在思考的新课题：当知识唾手可得，学生甚至懂的比老师更多，教育应当更加关注如何塑造人的精气神。“我的方法很有限，也没有做得很好。”

但詹光伟仍在坚持，把热爱带到课堂，把真情传递给学生。他始终相信，若干年后，学生即便忘记了课堂上的知识，依然能够带着自信和勇气，书写一个大写的“人”。



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《对话·最美教师》系列内容，扫码即可观看视频报道。后续会有更多动人故事，敬请关注。

## 教育 从一颗种子开始

■ 成都市读者小学 刘骁

每一颗种子都藏着独特的生命密码。有的在春日暖阳里早早抽枝，有的在夏夜细雨中静静酝酿。

第一次见到熹熹（化名）时，她就像一株小向日葵。课堂上，她的眼睛总是追着窗外飞过的麻雀；下课后，走廊里最先响起的必定是她银铃般的笑声。可这份无拘无束的快乐背后，却藏着令人忧心的空白——她的作业本常常干净得像初冬的雪地，铅笔尖在纸面上徘徊许久，迟迟不肯落下痕迹。见到老师，她总会低下头，害怕和老师对视。

熹熹父母觉得，女儿脸颊上的酒窝比成绩单上的分数更重要。于是，当其他孩子在教室调整开学状态时，熹熹还在国外和家人欣赏樱花；当其他孩子在课后预习、复习时，她在小溪边捡拾五彩的鹅卵石。升入三年级后，随着课业难度增加，熹熹的作业本越来越空，她眼神也从最初的明亮变得闪烁不定。最令人心疼的是，这个曾经像小鸟般欢快的女孩，开始在下课时独自趴在桌上，用铅笔在草稿纸上画着一个又一个没有闭合的圆圈。

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身为班主任的我着了急，但我与熹熹父母的沟通就像两条平行流淌的溪流。“老师，我孩子没有什么学习要求，她只要健康、快乐就好。”熹熹妈妈的话让我陷入沉思。是啊，我们当然要守护童年的星光，可是当其他孩子都在建造知识的小船时，难道就让她一直赤着脚站在岸边，眼看着同龄人扬帆远航？

和父母沟通效果甚微，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走近这颗特别的种子。

体育课上，我看着熹熹像小鹿般轻盈地掠过短跑比赛的终点线，发梢飞扬的弧度里藏着不服输的倔强；在她妈妈的朋友圈里，她骑车时飒爽的身影、在田间地头帮爷爷奶奶掰玉米的笑容，总给人能量；美术课上，她的画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——向日葵会唱歌，面具总是五彩缤纷，黏土花瓶总是有着最鲜艳的花朵。这些闪光点，都成了我打开她心门的钥匙。

“熹熹，老师想请你代表咱们班去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比赛，你愿意吗？”我在她耳边悄悄播下这颗期待的种子。当我说完这句话，熹熹忽然抬起头，眼里闪烁出久违的光。她认真地点头，脸上露出了只在周末出现的灿烂笑容。

运动会当天，我组织全班同学为熹熹加油，当她奋力奔跑时，全班同学的加油声热烈地回荡在操场上。当她以第二名的成绩越过终点线时，我们为她欢呼鼓掌，那一次，我在熹熹脸上见到了骄傲和自豪。

渐渐地，熹熹开始对我有了信任，她总会在美术课后把她做好的黏土花朵送到我的办公桌上，也会在周末遇到我时，大声地和我打招呼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打开了她的心门。我把她叫到身边，对她说：“老师知道，之前的作业欠下太多，让你很为难，那这样吧，咱们重新开始，以前的‘雪球’咱们不管了，从今天开始不给作业留空白，好吗？”

从那天起，熹熹的作业本上开始出现歪歪扭扭的文字，就像早春时节破土而出的新芽。我和她约定：每天尽量按时完成当天的任务，如果有不会的就向学习小组的同学请教，或者向老师请教；如果有进步，我们就共同完成一个心愿或选择一份礼物。熹熹的妹妹也在学校读一年级，我找到妹妹的班主任老师，向她讲述了姐姐的状态，希望能够多领一份学习资料。我尝试和熹熹妈妈沟通，让熹熹回家后与妹妹共同学习，把之前落下的功课补回来。

如今，翻开熹熹的作业本，会看见一片生机盎然的苗圃：数学计算题整齐地排列着红钩，像一列列凯旋的小士兵；语文抄写本上的错别字越来越少，“优秀”越来越多，仿佛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；英语默写本上更是开出了连续满分的花朵。但比这些更珍贵的，是她眼中重新点亮的光芒。而见证这一切的熹熹父母，也开始缓和与学校、老师的关系。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放学后的黄昏，熹熹妈妈悄悄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觉得熹熹现在每天挺开心，看着她开心，我也开心。”

这不只是一个关于成绩提升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完整生命的舒展历程。教育的真谛，或许就藏在这份守候的温柔里：细致全面地观察能够发现这颗种子的特点；科学有效的方法，是这颗种子的雨露；积极等待的心态，是给予种子的阳光；而捕捉转变的契机，则是唤醒种子发芽的雷鸣。

每颗种子都有自己的时令，教育，便是从一颗种子开始，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。

## 活成了 您的模样

■ 庞丽英

我值班查课时，小杨（化名）正背着手透过教室后门的玻璃查看班内纪律，看到我，原本一脸严肃的他瞬间笑了：“老师，我终究活成了您的模样。”

我假装生气地问他：“怎么？像我一样不好吗？”

“好呀，我这不是回来跟您做同事了嘛。”小杨嘻嘻一笑，露出一对小虎牙，“上班开会时，我站到讲台上，脱口而出的全是您当年督促我们学习的那些话，想想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要知道上学时，我特别不喜欢总爱讲道理的老师。上学时，我也不明白老师怎么那么会‘变脸’，前一分钟还在发脾气，下一秒就能继续讲课，现在知道了，是责任让老师不能事平气和，我也学会了‘变脸’。”说完，小杨若有所思，我偷偷地笑了。

小杨是我的学生，瘦高个，长相帅气。当年在我的班里，排座位时，他喜欢

选后排临窗的位置，沉默寡言但文采不错。我推荐他参加全省的作文竞赛，他不负众望，获得了一等奖，我不止一次在班里表扬他。高三上学期，有天晚自习前，班主任王老师悄悄地对我说：“你再上课时，留意一下小杨，他这几天老是走神，好像在和前面那个女生谈恋爱。”我一愣，“知好色而慕少艾”很正常，但若由此影响到了学习，就得调整一下心态了。尽管在我的课上，小杨表情淡定，但我发现，他前面的女孩时不时地就会回头瞟他一眼，而后慌乱地调整坐姿、挺直脊背。仅仅眼神的对视，说明不了什么，我决定观察几日再说。

一天，那位女生给小杨传纸条时，被学校值班老师逮了个正着。王老师生气地把他们俩叫到办公室，按照规定准备通知家长。小杨红着脸，梗着脖子和王老师争辩。

后来，我特意找小杨谈心，那时的

他明显带着抵触情绪。我问他：“你想上哪个大学？”“除了某师大，哪个都行。”“真心话吗？我怎么听说你想考师大的中文系呢？”“以前想，现在不想了。”“说点气话，心里好受了吧？”小杨看了我一眼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我岔开话题，同他一起分析弱势学科，提出补弱的办法。聊了将近一节课，他离开时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我努力考师大。”

高考放榜，小杨如愿考取了心仪的大学。大四那年，他到学校探访，和我们说起了毕业后的设想。“老师，我来和您做同事吧！”“不考研了？”“能保研就上，不能就考编。”看来，他的心里已有了明确的打算，长成了真正的男子汉。

3年后，研究生毕业的小杨回到了母校。初出茅庐的他创意不断，示范课、微课上得有声有色，深受学生们的喜爱。课间，刚当班主任的他回到办公

